

四川美人才女

愛國作家羅淑

● 劉昌博

儀容清秀文采洋溢

羅淑是近現代四川的一位傑出的愛國女作家，或許是天妒紅顏，她年紀輕輕的就香消玉殞了，死時才三十五歲。這位才女的英年早逝，豈止是四川文壇的恨事而已，簡直是中國文藝界的莫大損失。

四川籍著名小說家巴金讚揚羅淑說：「她的儀容清秀，溫文爾雅，對人親切坦率，談吐之間從不炫耀才情。在我們這一群中間，有時因為意見的分歧會損害友情，個人的成見妨害到事業的發展；然而，她總是把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。……我們常常懷著疑難和苦惱去求助於她。她像長姊似地給我們解決問題，使我們得到安慰和鼓舞。」

羅淑比巴金大一歲。所以，巴金視她為「長姊」，巴金回憶說：「她的思慮是十分周到的，她的話語簡單而有力量，有說服力，我們都相信她、敬愛她。」

從巴金的憶述中，羅淑不但文采洋溢，而且還有組織和領導才能。

傾慕秋瑾嚮往革命

最難能可貴的是她有強烈的愛國情操，及冒險犯難的勇敢行徑。在對日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今天，說來更具有意義：一九三五年的冬天，上海發生日本水兵被殺事件，日軍要按戶口搜查虹口區的中國居民。

旅居上海的名作家巴金，為了避免搜查，冒著危險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布崗警戒下的虹口，把藏有「抗日義勇軍」名冊的公文和一把手槍，一百多顆子彈的箱子轉移到羅淑家裡寄存；她毫不猶豫地接收了它們，收藏在樓上。直到她隨其夫離開上海，遠赴廣西大學任教為止。

她從幼傾慕「鑑湖女俠」秋瑾的行誼，思想進步，嚮往革命工作。哪時節，在上海有些韓國革命志士被日本人追緝，情況很危急，羅淑的家成了避難所，因為，這些韓國友人到上海來，總是住在羅淑家裡，或者由她轉交信件。

羅淑也常為其他中、韓愛國志士，做這

些危險的事情；日子久了，她的丈夫馬宗融教授也不以為怪。

她在文藝領域裡，寫作範圍廣泛，有雜文、散文、小說及翻譯作品。在三十年代，她發表的作品廣受青年讀者群的熱愛。

女扮男裝私塾求學

羅淑原名羅世彌，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川人，父親羅樹屏幼時即喜好讀書，及長曾在安縣當過縣令的幕僚。一九一二年，羅樹屏辭去了幕僚工作，到簡陽外四鄉老馬灣買下六、七口鹽井，一座鹽灶房和一所住宅，把全家從成都遷到這裡，開了個熬鹽的「聚興灶」。

老馬灣是一個偏僻的山坳，沱江蜿蜒南流，淺丘起伏，幾家灶房屋星散落其間；羅家住宅與鹽灶房相鄰。

羅淑的父親對於經商不太熱心，只當做維持生計的方式，鹽灶的經營卻交給帳房管理。他自己非常關心國家大事，訂購了一些報刊，從頭看到尾。此外，他重視子女教育

，親自督導課業。

在簡陽住了七年，因鹽灶的經營甚佳，漸有積蓄。於是羅淑的父親在家鄉開辦了一家私塾館，敦請老師來執教；羅淑是這家私塾館中唯一的女學生。

她在私塾中是女扮男裝，像煞川劇中的「祝英台」一般模樣，長袍馬褂，瓜皮小帽，一條粗辮子拖在腦後。

但她聰明好學，舉止大方，口齒清晰，談吐莊重，深得父親的疼愛，及老師的嘉許。

深受五四運動影響

這時節，「五四」運動的新思潮波及全國，各種白話文的進步刊物先後湧進四川，報刊上出現討論男女平等問題；以及婦女的婚姻自主、經濟獨立及服務社會，貢獻國家等問題的專刊，羅淑閱讀後，深受感染。

因為，這時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逐漸不安於自己狹隘的生活天地，渴望像海鷗哪樣，飛得高、看得遠、學習新的知識，探求新的人生。

羅淑十八歲那年，經父親的允許，離別家鄉的私塾，進入簡陽縣立女子學堂讀書。讀了兩年，轉入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第十班；四年後升入該校高級中學師範科第二班。因為，她立志要當一名教師。

當時，一女師在成都以「管教嚴、學風好」著稱，雖已開始講授英語、物理、化學

、數學等新課程，仍是一新舊制中學。如「新青年」、「小說月報」等進步思潮的白話文刊物，被學校列為「禁書」。

但是，大勢所趨，學校對新思潮的傳播是封鎖不住的，越是禁看的書，羅淑越是愛不釋手。她從如饑似渴的閱讀中，受到很大的啟發，愛國思想深入她的腦海。

一九二五年的「五卅」慘案發生，四川學生和各界民家紛紛起聯名聲討，遊行示威，普遍展開了抵制日貨的運動。

當時的羅淑被推選為一女師學生代表，出席與外校聯合舉辦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的大會，會後她帶回一些標語貼在校門口，還把全體同學組織起來，宣講大會情形，高聲大呼口號，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忱。此後，她逐漸成為成都一位出色的愛國女學生，一位熱心社會活動的新女性。

赴法深造結識巴金

一九二九年夏天，她以總平均八九·五分的優異成績在一女師畢業；但這時情實初開，嚮往戀愛自由的羅淑被愛神的箭射中了。她愛上一位同是學生代表的愛國青年馬宗融；他倆都抱著向西方世界尋求新知識的強烈願望。由於，她熱愛文學，決定前往法國深造。

這一年的九月，他倆啟程赴法，途經上海時，偶然認識了同是四川成都人的青年作家巴金，他甫從法國留學回來。由於，興趣

相投，羅淑和巴金在日後的我國文壇上結成了摯友。

她到了法國，進入里昂大學，學習教育學、心理學及社會學等課程。同時考察了法國一些小學和中學，打算回國後當教師。

很快她就學好了法文，會講流利的法語；她發憤讀書，潛心求學，接觸到各種社會思潮，特別被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所吸引。在文學上，她尤其愛讀法國作家雨果、左拉、巴爾扎克和羅曼·羅蘭等人的作品，從中獲益良多。

一九三一年的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東三省。一向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羅淑非常懷念苦難深重的祖國。

灌輸子女愛國思想

她這時要回國共赴國難，必須克服四重困難：一是要中斷學業，二是要不顧當時也在法國求學的哥哥的反對，三是要說服和她結婚才四年多的丈夫馬宗融，四是要帶著才三歲的小女兒一道回來。

羅淑終於克服了所有的困難，於一九三三年說服了丈夫辭去里昂中法大學高薪的秘書工作，毅然偕伴她帶著三歲的女兒小彌踏上了歸途。

為了說服丈夫一同回國，羅淑多次在枕邊耳畔對馬宗融說：「……到法國是為了學習，不是為了享洋福，日寇入侵，國難當頭

，正好回國去做一點於國家、於民族有益的事情……。」

在回國的輪船上，女兒小彌手中玩的洋娃娃被一個德國大男孩搶走了，小彌向媽媽哭訴。羅淑大怒，對小彌說：「爲什麼讓德國的孩子搶走你的東西？妳要是不奪回來，就不是我的女兒！」說完，她「砰」的一聲，把小彌關在房艙門外。

小彌在媽媽的激動下，鼓足了勇氣，終於奪回了洋娃娃。於是，羅淑抱住小女兒又親又吻地說：「以前咱們中國人處處怕外國人，以致處處受外國人欺侮，連東洋的日本矮鬼子也欺侮咱們。記住，今後咱們作爲一個中國人，要有志氣，不能向外侮低頭。」羅淑總是以這樣的機會教育方式，灌輸子女的愛國思想，後來更用這種方式教育學生。

返國教學自編教材

回到上海後，羅淑應聘到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高中部教書，兼任小學部主任。每天除了教書外，她開始從事翻譯，因她的法文幾乎和中文一樣的好，進而萌生了進行文學創作的願望。

她在教中小學時，自編教材，於半年不到的時間，分編出高中，初中及小學三本愛國教材，將中國歷代抗禦外族侵略的著名民族英雄如：衛青、霍去病、李廣、張騫、班超、薛仁貴、郭子儀、狄青、岳飛、文天祥、韓世忠、史可法、梁紅玉及秦良玉等編入

教材。尤其將抗禦倭寇入侵的戚繼光及「九一八」事變後的馬占山，特別加以頌揚。高中部分以傳記方式編寫；初中及小學部分，則以說故事方式編寫，總以淺易可讀性高爲原則；使大家樂於閱讀，啟發愛國意識，激勵民心士氣爲主。

她的這一套愛國教材，獲得上海市教育局的嘉獎；不少中小學都參考她的教材，作爲愛國教育的藍本。由於，編寫愛國教材的成功，羅淑著手將國外的新知傳播給國人，繼而熱衷翻譯工作。

不久，學校搬遷，羅淑隨同馬宗融遷入上海市區。她辭去了教書工作，專心翻譯。從一九三五年起，她先後翻譯出版的名著有：普希金的「棺材商人」、蘇貝維勒的「耶穌降生槽邊的牛和驢子」、羅曼·羅蘭的「貝多芬筆談」、馬爾格里特的「白甲騎兵」、柴爾尼雪夫斯基的「何爲」、雷米的「決心」等。

她翻譯的文筆樸素生動，作到信、雅、達的境界，受到讀者的喜愛，朋輩的推崇。通過翻譯，她加深了對名著的理解，更領悟了寫作的結構技巧，也從巴金、黎烈文、李健吾及章靳以等文藝界朋友那裡得到了鼓勵、啟發和感染。於是，她開始了文學創作的嘗試。

文學創作追求完美

她的處女作是一篇短篇小說「生人妻」

，是她悄悄埋頭寫成的，送請巴金審閱，巴金仿如發現珍珠般的訝異，便在稿子上給她取了「羅淑」的筆名；將文稿發表在「文藝月刊」上。

這一篇文情並茂，真實樸素、淒婉動人的作品，引起了文壇的注意，使作者一舉成名，朋輩們才知道她除了愛國、教書及翻譯之外，還有文學創作的才華。

此後，她在巴金以極大的熱情鼓勵下，並幫助修改文稿。但，羅淑對於文學創作的態度是鄭重的，嚴謹的，稍有不如意即毀了重寫，追求完美，決不草率拿出來發表。

不久，她在大型期刊「作家」及「中流」上，分別發表了「桔子」和「劉嫂」兩個短篇小說；這些作品奠定了她在我國文壇的作家地位。

哪一年——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五日，她追隨當時的大作家魯迅、茅盾、巴金等人，簽名發表「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」，是首次以年輕女作家身分公開亮相，大家才知道「羅淑」是一位年輕又秀氣的四川才女。

接濟支援抗日志士

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，日本以瘋狂的行動，積極向我國侵略，先是日本關東軍佔我熱河；食髓知味，進而窺伺我察哈爾及綏遠，策動華北自治，成立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，接著煽動我內蒙錫盟打算成立「蒙古自治軍政府」。爲了抗日問題，一

九三五年底發生震撼中外的「西安事變」。翌年七月七日午夜，日本進攻河北宛平縣，發生了掀起全面抗日的「蘆溝橋事變」。

羅淑眼見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入寇，東北及華北同胞在日軍淫虐奴役下生活，使她愛國熱忱沸騰起來。她不問政治立場的左派右派，凡是抗日的愛國活動都參加；只要是抗日的志士，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，她都盡力接濟支援。她的家成了韓國抗日志士的臨時避難所及信件轉交站。

一九三七年上海「八一三」事變發生後，日軍要催毀抗日組織，密令緝捕多次援助韓國抗日志士的羅淑。爲了安全，她叫丈夫馬宗融先到廣西避難，然後約定繞道湖南一同回四川。

這時，羅淑已懷孕在身，她化妝僕婦，弄瓣花容，一星期遷居好幾次，以逃避日軍及漢奸的追捕。

戰亂中的上海，火車票很難買得到，幸虧巴金和他的弟弟出高價才弄得一張「黃牛票」。於是，羅淑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離開上海；與馬宗融在衡陽會合後，輾轉於十月底回到成都，住在市內泡桐樹街。

馬宗融被聘爲四川省政府顧問，並在川大文學院任教。這時，羅淑雖然產期臨近，又患有嚴重心臟病，但她仍挺著大肚皮積極參加抗戰文藝運動，還與文藝界朋友積極籌劃出版抗日救國的刊物，經常在各報文藝副刊發表文藝創作。

在這一段日子裡，她發表了的作品有「井工」、「流民三千里」、「八月十三日早晨」、「被難者」、「誰在和誰打」及「在車廂裡」等。

作品反映抗日決心

她因白天參加抗日救國活動，晚上趕寫文稿，以致胎位不正，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腹痛難產，流血過多；產後又失調，得了產褥熱。她雖然慶幸生下一個男孩，取名紹爾。由於，醫院庸醫誤診，用藥不當，病情惡化，搶救無效。二月廿七日，這位年輕的愛國女作家，終於過早的離開了人世。死後，她葬於成都老西門外沙灣馬家宗族墓地。

巴金爲悼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同鄉才女，收集、整理及編輯羅淑遺留下的作品，先後出版了「生人妻」、「魚兒劫」及「地上的角」三冊專集。後來，四川文藝界人士又爲她出版了「羅淑選集」。選集中，特別把羅淑投身於抗戰的文藝作品五篇，收集進去。此外，羅淑還留下兩本翻譯名著「何爲」、「白甲騎兵」。

羅淑早期的作品，多是以四川簡陽的農村及鹽工生活爲題材，傾述對家鄉勞苦大眾的同情與熱愛。流露出濃郁的地方特色和鄉土氣息。

她到上海參加愛國運動，經過抗戰的洗禮以後，羅淑的思想受到新的啟發，她的作品緊跟著時代的步伐，反映了偉大的中國人

民的艱苦抗戰的決心，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和抗爭，及顛沛流亡的悲痛。「八月十三日的早晨」及「被難者」，就是她具有代表性的抗日愛國作品。由此可見，羅淑確是一位卓越的愛國女作家；她以自己的創作才華和富有特色的作品，在我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可是，天妒奇才，使她英年早逝，不僅是四川，且是全中國文藝界的損失；幸而她留下的作品，仍活在人們心目中，勢將與日月同輝，永垂不朽。

(八四、十、卅一日於台北)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稿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前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談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規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爲限。(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)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復，亦不退稿(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)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